

我對公共行政系 (二)

的觀感

我要說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話，但爲了某種原因，我且冒昧的提出來說說。

記得剛進本系不久，就時常聽到系裏同學的埋怨唱嘆——讀公共行政出來幹什麼？因此消極、悲觀、徬徨的念頭，深深地烙印在同學的心裏。好像起跑點上的白線，鮮明而令人顫抖！這對前途無窮的青年，無疑帶來不可估計的「嚴重折扣」；如果因爲這樣而使一批向學的青年，迷迷糊糊地混過大學四年而一無所獲的話，那麼這種罪過不得不歸咎於我們今日的社會與我們所置身的學校，更不可原諒的是我們「自己」。

今天我們的前途就像目前我們國家的命運一樣，同是處在艱困的環境裏。我們能親眼看到我們國家一步一步地往富強的大道邁進，爲什麼不能將我們自己從不幸的坑裏爬出來？爲什麼不能離開黑暗走向光明？爲什麼不能藉着惡劣環境憤發圖強？難道這大學四年是讓我們學會「自暴自棄」的嗎？如果我們這樣的話，反而折磨了自己，辜負了學校，對不起社會……。

孟子會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今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幾千年前先賢就這樣剴切地勉勵我們不要憂愁於困窮。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個人處境就是困窮與憂愁的混合；往後是我們承擔痛苦、創造前途的日子。但是，如何有效的分配、運用時間以求個人前途的明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必須知道我們不會因讀了公共行政系出來就是講行政、搞政治；許多大學畢業的學生到社會上並不能學以致用；即機關所需人材，也不一定是學校可以供應的，這就是今日教育與社會人力需求的脫節；因此「人才培植」在緩和這方面所發生的缺陷，使我們更有信心來磨鍊自己，深入的研究符合自己興趣與天資的學問，而獲得更多的出路。只不過我們現已走慢了一步棋，多了一層的痛苦而已！

大一將結束時，全班瘋狂的轉系，大部份同學都說讀公共行政系沒有興趣；有的人當然是不合興趣，但大多數的同學何嘗不是以「沒有興趣」作爲轉系的藉口，或爲未來的「困窮」掩飾！我們系裏能有幾位是依照填公共行政系的志願而考入？所以說這不是有無興趣的問題，殊不知興趣是由培養、環境、及偶然的接觸而來的。譬如在十八世紀下半期，一位德國音樂家叫威廉·何斯樂 (William D. Hosler)，因讀了佛格遜 (Ferguson) 的天文學，而對天文發生興趣。在一七七二年裏，他決心自己磨製一架望遠鏡觀察天象，他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別人所曾經看過的東西。兩年後，經過無數的失敗，終於製成一架可用的望遠鏡，在一七七四年三月四日的夜裡，他用這架自己製造的望遠鏡看到了獵戶座的星雲。一七八一年三月，他發現了一顆新行星——後來被命名爲天王星的。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何斯樂先生把他一生貢獻於天文星象，除了是天王星的發現者外，還是天文學上第一個用觀測方法來研究宇宙結構的人。他非但使自己從一個第九流甚至不入流的音樂家變成一位第一流偉大的天文學家，而且使他的妹妹也從一位管家婦人變成一位天文學上有名的女人。這兩個人的成就，證明興趣是可以由環境或偶然中產生。那麼他能